

雕像·夫妇·大原野

丁·鱼·伟·裁·小·说·选



2247.7
225

雕像·夫妇·大原野

丁 丑 伟 哉 小 说 选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伟哉小说选/孟伟哉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3.8

ISBN 7-02-004223-6

I. 孟… II. 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3111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柳 责任校对: 王鸿宝
装帧设计: 柳 泉 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孟伟哉小说选

MENGWEIZAI XIAOSHUOXUAN

孟伟哉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6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75 插页 3
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7-02-004223-6/I·3204

定价 23.00 元

这些小说均写于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和新世纪之初，涉及的场景和人物则可上溯到二十世纪中叶以至更早。至于描写两千五百年前孙子的《望郢》，若无创作时的感悟，也不可能写出。尚可自慰的是，在我生活的急剧动荡和变革的历史时段里，我严肃地写出了它们。人生，在我的感受中，是无尽的沉重，我的笔难得轻松。

作 者



孟伟哉

目 次

战俘	1
夫妇	17
一座雕像的诞生	93
黎明潮	149
旅人蕉	229
望郢	289
大原野	329
酋长笔记	350
逃兵戈尔巴托夫	361
库尔斯克号上的三名乌克兰军官	417
编后琐记	464

战 俘

为了研究朝鲜战争的历史,我一直收集有关材料。近两年来,那次战争中的战俘问题,引起了我的注意;而且,我常常还想,它也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关切。

我注意这个问题,多少还有一些特殊的缘由。那是因为,我不仅享受过雷霆闪电般的进攻歼敌的豪迈与欢乐,也领略过被迫撤退与遭到包围的狼狈和艰难。是的,我们曾被敌人包围过,那是为了掩护主力转移而被敌人包围的。而我,如果不是由于营长和别的同志掩护,也许完全是另一种命运,另一种结局。

正因此,当我在私人访问、宾客交谈、书信往来中,终于发现我们营长被俘和被俘后的一些材料时,我的心绪和感情极不平静。这些材料,把我重新带回到当年的朝鲜战场,并且使我在想象中走得更远,仿佛一直到了南朝鲜的釜山、巨济岛和济州岛……那里不是翻卷着太平洋的惊涛骇浪吗?

—

……周围都是枪声、炮声。敌机在头顶俯冲扫射。阳光透过烟云，呈一种混浊的颜色。部队被窝在一条山沟里，乱哄哄的。为了掩护全团后撤，人们已经几个昼夜不曾休息，衣服和着泥土，脸上挂着汗渍。

被敌人包围了！要突围！——这就是一切的一切！

敌人在紧缩包围圈！要吞掉我们！——这就是一切的一切！

营首长和几个连长，正在敌人空中和地面火力的压迫下，在一座崖石边，研究、争论，决定对策。我们在稍远些的地方盯着他们，等着他们。

他们散开了。这说明他们作出了决定。我们松一口气，也憋足了劲，准备战斗。

营长万马兴朝我走来了。他两袖捋到臂弯以上，腰里别着手榴弹，右手提着冲锋枪。他一边急走，一边摘下帽子擦汗。那时我觉得他年龄很大，其实他才二十七岁，体格健壮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操着他那山西腔，用吵架似的嗓门对我说：

“文化教员！你去找教导员，照顾伤员，抬担架！”

我知道这就是要我同他分开，随一批突围部队安全地撤退出去。对这种撤退在前，我有些不愿意，想说明我要和他在一起。未等我张嘴，他瞪着眼睛大喊了：

“不许瞎扯！快去！”

这就是命令。我不敢违拗了。

我朝着他用冲锋枪指示的地方，刚走出几步，他忽然追上来扯住我的膀子，急三火四地把他从衣兜里的东西都掏给我——笔记本、党费证、几张人民币、一张老太太照片，甚至还有香烟和火柴。我吃惊地望着他。他大概从我的目光里看出了我的心情，忽然大笑，

说：

“这是适当的准备，可不是跟你永别。下个月十号交党费，你别给我忘了。”他忽然亲切地刮一下我的鼻子，又幽默又深情地说了声：“小知识分子！回头见！”

我总觉得他不应该把香烟火柴交给我，便举在手里示意地晃了晃。他一拍脑门，又一声大笑：

“嗨！对！这个我得留着。嗨！干脆！把你的水壶也给我吧！——我剥削你！”

我的水壶里有半壶酒，是夜间露宿御寒用的，他要的就是这个。他喜欢喝点儿。

这样，我们分开了。——他率领一个排去抢占山头，阻滞追击之敌；教导员率领营的主力 and 伤员，从敌人的薄弱部突围，去寻找大部队。

阳光混混浊浊。天空地面嗡嗡隆隆。战斗在山峰峡谷和四面八方进行。被包围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大家在地覆天翻的气氛中奔驰。那当儿不知死为何物，真正是活着就是为了战斗……

这就是我记忆中那个忘不了的时刻——一九五一年夏季的一天。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这种经历的。

那次突围中，我抬着伤员负了伤，鲜血滴滴嗒嗒流了几百米，然而毕竟冲出来了……

“组织力量，再往里打，把营长接出来！”这是那天我最后听到的教导员的话。此后，我把营长的东西交给营的文书，坐担架一个劲儿向后，直到回国、残废、转业……

二

我曾以为万马兴营长被接应出来了；后来听说没有。

我曾经以为万马兴营长不幸牺牲了；后来在板门店交换战俘

时,又听说他被交换回来了。

原来,他为了掩护我们,率领一个排殊死战斗,直至最后只剩三个战士,连他总共四个人,才转移阵地,撤出战斗,可是,弹尽粮绝,围困重重,已无法归队了。

一位同他一起遇难的战士,从四川来信告诉我:

“……万营长在那天的战斗中,左手负伤,但他不灰心,不泄气,领导我们继续斗争。他领导我们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、食品、服装、弹药,多次想在敌人防线中找到一个缺口突出来,回部队,每次都失败了。我们等待我军再发动一次大进攻,敌我双方尔后打起阵地战,而我军的大进击一直没有来。有一度,敌人的阵线好像在慢慢往前推,我们在敌人后方越陷越深。在这种情况下,万营长领导我们在敌后打游击,多次袭击和骚扰敌人,从夏天到冬天,打了半年。那半年里头,我们消灭四十六个美李军,击毁十七辆敌人卡车,袭击过三处敌军营帐,炸毁过敌人一个小型弹药库。可是,在一九五二年年初的一次行动中,我们不幸被俘。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:大雪封山,我们储备的粮食、罐头和饼干吃光了,最后连营长的牛皮挎包和一双美国牛皮靴子,也煮来吃了,连续五天只是喝雪水,实在不能再支持。同志们情绪低落。情绪再好,肚子空,身上也没有劲呀。一个风雪交加早晨,万营长提出要去为大家找吃的。他说:‘哪怕是逮个野兔子或找点干果呢!’他手上的伤口还化着脓,我们不让他去,他不听,命令我们在山洞里呆着,一个人冒风雪出去了。我们搞到过敌人一些服装,一直没有搞到棉衣。他出去的时候,穿的是两层单衣,里面是自己的,外面是美军的,披一条美军黄毛毯。去了很久,不见他回来,我们心里毛了,大家一商量,赶紧出来找他。找啊找,花了一个多小时,才在一个山崖上找到那毛毯,再往山崖下一看,天哪,他是从这里摔下去的,直挺挺躺在几十米深的积雪中,都快被雪埋住了。这全是因为冻、饿呀!

“我们真怕他死啊！他比我们谁战斗经验都多，在那四顾无亲的南朝鲜山野里，他是我们的兄长、亲人和领导，像我们的灵魂、主心骨，少了他多可怕！我们绕个大弯子，好不容易下了山崖，摸到他时，他人事不知，只有微弱的呼吸。我们小心地把他身上的雪拂掉，把他包在两条毛毯里，要抬回山洞。倒霉的是，大概狡猾的敌人早发现了我们。我们好不容易流着一身一身的虚汗，刚抬到一个不上不下的山凹里，遭到了伏击，约一个排的美军突然扑上来，我们连腾出手的工夫都没有……在营长领导下，我们曾庄严宣过誓：随时准备战死。可那一天，硬是连死的工夫都没有啊！……”

这就是说，万营长是在完全无力抵抗的情势下被俘的，他的三个战士是在为了营救他而来不及还手的情势下落难的。

一次，我家来了一位客人，东北大汉。在向我介绍美军战俘集中营的种种情况时，他也谈到了万马兴，原来他们是在巨济岛相识的。他说：

“老万同志虽然只有一只好手，在战俘营他干得可不简单！他妈的：美国人违反日内瓦公约，让被俘人员从事军事性质的苦役——卸军火，挖战壕，修飞机场。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，除了监视虐待战俘，还专门在战俘中找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、领导干部。美国人给这些特务封了官，这些家伙就和美军士兵一起押着我们去干活。他们一旦发现党员、团员和干部，就严酷拷打，逼你投降叛变否则就半夜里拉出去活埋、枪杀。好同志都对这些兔崽子恨得咬牙，巴不得把他们全整死。一次，我跟老万讲了这种心情，老万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吱声。一天，大雨不住，美国人和这帮特务还逼着我们上轮船卸炮弹，老万却瞅不冷子把一个特务掀到海里了！”

“淹死没有？”我问。

“那还有跑！”客人满怀激情。

“你说这是在巨济岛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大快人心!”

“不!老万吃苦啰!回到集中营,他被特务们捆起来绑在集中营中心的一根粗木柱上,残酷拷打,要他承认是有意谋杀,他一口否认。可是我当时在船上看得真切,他是英勇斗争,为大伙儿除害呀!敌人把他在木柱上绑了一天,遍体鳞伤地让雨淋了一天,我们难过得泪水往肚里流呀!也就从这天起,老万在精神上成了我们的领导,我和他成了生死之交……”

和这个同志的口头叙述相衔接的,是和万马兴同时被俘的另一个战士的信,他写到这样一件事:

“……我们团在一九五〇年收编的国民党××军的一个少尉,一入朝就投敌叛变,被美国人送到日本去受过训。他原来在我军团部当过干事,认识万营长。大概是万营长被捆在柱子上的时候叫他认出来了,第二天,他伪装成一般被俘人员,住进了我们帐篷里头。头一天就跟万营长咬耳朵,先是假装爱国、革命,慢慢就讲起金钱美女、升官发财,攻击我们军队和祖国,想诱使万营长主动承认自己的‘少校’身份,以便他去邀功请赏。万营长虽然被打得浑身是伤,头脑却明白。他将计就计,摸这个叛徒的真实意图。这个叛徒自以为得计,无耻地讲起他在日本嫖妓的下流细节,说什么万营长只要去自首,他管保万营长可以去日本休养,到台湾当官,‘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哟!’这个叛徒就这样说的。我和万营长身子贴着身子躺在那湿漉漉的土地上,假装熟睡不动弹,听得明白。万营长说声‘好吧’,叫这个叛徒扶他上一趟厕所,天一亮就去向美国人亮明身份。这个叛徒以为万营长被打得寸步难行,便真的扶起万营长去厕所。可是,隔了一阵子,万营长却独自回来了。我正奇怪,营长贴耳朵对我说话了,他叫我写一个纸条,内容是:‘美国人欺骗了我,我以死抗议!’我用铅笔头借一线月光写了条子,营长叫

我去厕所装到这叛徒的衣袋里。我将信将疑地去了，原来营长已把这叛徒掐死在厕所里，还给他造成在厕所木杆上上吊自杀的形狀。美国人一无所获，特务们还来鞭尸。我惊奇的是：万营长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力量……”

对于坚定的革命者来说，集中营是另一个战场，每天都要进行斗争。回祖国大陆还是到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去，是全部斗争的中心和焦点，是当时板门店谈判中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。一位同志在来信中向我叙述了万马兴营长怎样秘密串连、组织“爱国小组”，领导他们一个一个帐篷夺取领导权以后，描写了这样一幕：

“……美国人所谓的‘甄别’搞过了，我们坚决要求回国的同志公开表示了态。不料，这甄别是阴谋，目的是要查清我们的政治态度。当天半夜，一伙国民党特务和叛徒，手持匕首棍棒，象牌大电筒，突然闯进我们帐篷，叫我们起立集合。经过长期斗争，尤其是经过‘甄别’，敌人已经察觉万马兴同志是我们的一位秘密领导人。他们妄图用血腥的手段动摇我们回到祖国的决心。要整的对象首先是我们的秘密领导人。大家起来后，特务讲话了。一个身高体胖、胸脯长毛、活像野兽的家伙说：‘你们要回大陆，继续当共匪。好哇！今天夜里就送你们。啊！’万营长料定敌人来意不善，挺身而出，正色质问：‘你们要干什么！’他的声音是那样大，震得帐篷直颤，我好像头一回听见过。野兽样的特务，抛玩着手里的匕首，嘿嘿冷笑道：‘你不是要回大陆吗？’万营长说：‘心向北京，誓回祖国，坚定不移！’特务说：‘那好哇！我们即刻就先送一位给你看看！’这家伙话音刚落，几个特务呼一下就把我们一个秘密领导人从队伍里拉出来，把匕首捅进他胸膛！这个同志高呼：‘祖国万岁！’特务们竟挖出他的心脏，野兽样的特务把我们烈士的心脏挑在刀尖上说：‘告诉你们！回大陆的就是这个下场！谁敢回？啊！’万营长愤怒得跳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‘我！’‘你？你是另一条路！’这时，特务们

狼一样扑上来,把他架起就跑,一路跑一路狂呼:‘你的路是活埋!你的路是活埋!……’我们坚定回国的同志怒不可遏,追出帐篷,一路追一路大叫,向美国军官提出严重抗议。万营长被特务、叛徒推下了事先挖好的深坑,进行活埋!同志啊,美国人是在他几乎要被埋死的时候,才在我们的搏斗和抗议下来唱红脸,装公道,加以制止;实际上,他们是后台,早就默许了这桩罪行。当我们从坑里刨万营长的时候,那个野兽般的特务继续狂叫:‘还有一条路叫做吊死!看谁个还敢说回大陆!’万营长被拉出土坑后,却毫不畏惧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,痛斥特务叛徒令人发指的罪行,重申自己对祖国的耿耿忠心。鼓舞大家说:‘生为中国人,死为中国鬼,粉身碎骨不动摇!’他指着美国军官的鼻子说:‘你们口喊人道,实际兽道,你们的罪行终究掩盖不了!……’我们一起呼喊,愤怒抗议,支持营长,向敌人示威。闹得设置集中营的整个山谷形势紧张,好像战俘要暴动了。这一来,美国人也受不了啦,把万营长关进了所谓‘战犯’监狱——集中营里的集中营。直到他被遣返,他都是美国人心目中的‘战犯’啊!……”

这位同志在信中还写过这样的话:

“……那是多么血腥又何等壮烈的夜啊!人们可曾知否,在釜山,在巨济岛,在济州岛,在那遥远的地方,有过多少这样血腥而又壮烈的黑夜和白昼!……”

关于阴暗的釜山,关于恐怖的巨济岛,关于地狱一般的济州岛——关于美帝国主义在所有这些地方的战俘集中营,可以写一部大书;可是,在英雄与叛徒、勇士与懦夫、光荣与耻辱、人性与兽性、高尚与卑鄙、真善美与假恶丑、敌与我……一连串一连串的斗争事件中,关于我的老营长万马兴同志,仅这些点点滴滴的事实,已使我铭记不忘了。

我如今急切的是希望见到他本人……

三

今年初冬的一天，我终于见到了万马兴同志；正确地说，当我重新认识他时，在这个城市里我其实已经见过他好几回了。

我们的机关距国际旅行社不远。而国际旅行社又处于繁华的市中心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旅游事业兴旺起来，这就使得在这座现代化大楼附近的街上，常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我们这个世界的某些现代化人物。这地段小轿车的流量也最大。为免车祸，每到此处，我总是把自行车推起走。

这天，我正推车前进，我们单位一个小伙子骑着飞车而来，大喊起我的名字：

“肖箭！肖箭！蹬起来走——”

这小伙子喊过走了，一个扶拐杖的人出现在我面前，并向我提出问题：

“同志！请问：你在×××团二营当过兵吗？”

他一问，我一愣。心想：这个扶拐杖的人，穿着五十年代褪色棉军大衣的瘦高老头，我在市委接待站附近，不是见过几次了吗？他怎么突然认识我了呢？

我还没有回他话，几辆皇冠牌小轿车呜呜驶来，挤在我身边。这一来，在旅行社门前值勤的警察开口了：

“走！走开！有话到一边儿去讲！”

上了人行道，这老头儿又问我：

“你是叫肖箭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不，是听到旁人喊你肖箭，我才过来问问。我有个战友，就叫这个名字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叫万马兴。”

“噢！你，你就是万营长呀！哎呀，我真该死，对不起，我真认不出来你了啊！想不到在这里碰到呀！多少年了？你老了，我也老了，不说话，不报名，不敢认哪！……”

他伸出左手同我相握，我握住的是一只只有三个指头的手。还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细节，但我已知他的左手负过伤。这使我更相信他是我的老营长，再仔细端详，他的眼睛和嘴唇确实是我熟悉的。

“二十八年了！”他说，“从朝鲜一别到现在二十八年了，到一九八一年就三十年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？”

“万营长！我的老营长！”我仍然握着他残废了的左手说，“你说到这里去了。我知道，你的情况我知道！”我心里百感交集，想不到当年英武威风的万马兴营长，现在成了这副模样——帽子边露出来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那瘦黑的脸腮、下巴和脖颈上，也满是白胡子茬……

“你知道我的情况？”他怀疑地问我，似乎不相信地无声地笑起来，我发现，他的牙齿也少了。

我们只在人行道上说话，不知从哪一秒钟起，不知从哪一辆轿车下来的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西式装束的男人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白人妇女，已经站在我们身旁。这男人头发光亮，戴一副宽边茶镜。他旁边的白人妇女，自然也是西式装束，一副墨镜，不同的是戴一顶红色圆呢帽。我以为这男子是日本人，不知道他和这女人是什么关系，看他们那微笑的样子，以为他们在瞧我们的笑话。警察又“走开！走开！到一边儿去！”地呵斥了。我以为我和老营长真的有碍观瞻了，便抬脚要走。却不料，这时，西装男人忽然摘掉眼镜，朝万马兴鞠一个躬，用生涩的带点山东味的中国话，对万马兴说：

“万营长，万先生！久违，久违！幸会，幸会！我听到这位先生

叫你的名字，才过来认您。多巧啊，您该还能记得我吧？我——”他谦恭地要同万马兴握手，还说要把那白人妇女——他的“太太”介绍给万马兴。

真是蹊跷呵！我大为吃惊。然而，不容我思索，我看到，万马兴像被蜂蜇了似的向后一退，冷冷的双眼盯住对方，毫无相握的表示。

“你认识我？”他把那人盯了好一阵子，问了一句。

“那哪能会忘记呢！——”西装男人尴尬地苦笑，又谦恭地弯腰。

“不，你认错了。”万马兴冷笑一声，“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你错了。”

“万营长！万先生！——”

万马兴好像没有听见，断然对我说：

“肖箭同志，咱们走！”

四

在国际旅行社门前发生的这件事，使我真正的如坠雾中。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我禁不住问万马兴：“老营长！怎么回事，你真的不认识他？”

我等待回答，他一直沉默，这倒使我多少相信那华侨——现在我觉得他是华侨了——可能并没有搞错，原因也许在老营长身上。然而他一直沉默，我也只好暂时不语。

又走了一段，万马兴突然说：

“肖箭同志！咱这是往哪里走哇？”

“到我家去呀！吃饭呀！”

“哎，不，不，不去了，我一般是不麻烦别人的。你告诉我个地点，我以后去看你吧！”说着他真站住了。